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大唐秦王詞話
第八回 西秦偽霸王起兵 河南假周公顯聖

詩： 昔日何曾武陵游，午夜清歌月滿樓。

銀杏樹前長似畫，露桃花下不知秋。

西園公子名無忌，南國佳人字莫愁。

今日亂離俱是夢，夕陽惟見水長流。

休將詩句逞佳音，還整詞章獻貴英！

話說秦王與劉文靖，不分晝夜，徑上長安。正當高祖駕設早朝：

明光漏盡曉寒催，長樂金鍾度鳳台。

月隱禁城雙闕迴，雲迎仙仗九重開。

旌旗半卷天河落，閭闔平分曙色來。

朝罷佩聲花外轉，回看佳氣滿庭台。

文武百官朝賀已畢，班部中閃過袁天罡、李淳風奏說：「今日午時，二殿下回朝！」高祖說：「你見寡人思念吾兒，故說此以寬朕懷！」李淳風說：「如殿下午時不回，臣等就得誑君之罪！我王若不信，臣同西府眾將官出城迎接，一同回朝見主！」高祖見說，滿面歡容：「朕看你今日陰陽准不准！」李淳風說：「將殿下孝服與臣帶去，或者要掛孝，一時取備不及。」高祖准奏。袁天罡、李淳風出朝，同西府眾將，直來到霸陵川等候。正是眼望旌捷旗，耳聽好消息！

且說秦王與劉文靖一路行來，問：「前面是什麼地方？」劉文靖說：「是霸陵川。」秦王兩手加額，稱謝天地：「幸得到家了！」又問：「前面來的人馬，是什麼人？」劉文靖說：「敢是聞知殿下回朝，來接駕的！」秦王說：「誰知你我今日回朝？怎麼就得有人接駕？」正說之間，只見袁天罡、李淳風飛馬趨近前來，口稱：「殿下！臣等接駕來遲，望恕罪！」秦王說：「我只想無回朝之日！當初不聽卿諫，果遭此難！幸天垂佑，得離虎窟！」李淳風說：「上古聖帝得天下難，守天下必久，故災者福之由，以警人君後車之戒！」言未絕，只見西府眾官前來迎接。秦王進了潼關，帥府坐下，各官朝賀。李淳風奏說：「正宮竇太后，為思念主公，致成憂鬱，已歸天了。今備孝服在此，不知掛孝進朝，卻是見了萬歲後掛孝？」秦王見說大驚，叫急取孝服來。秦王掛了孝，百般痛哭娘娘！

一度悲傷兩淚傾，呼天號地百千聲：「只緣逆子囚他國，致使慈親殞內庭。

罔極深恩殊未報，彌天罪譴更誰矜。

今朝縱死何能贖，剖腹剜心怨不平！」

秦王正在悲泣之際，李淳風奏說：「殿下！且請節哀，臣奏朝廷午時見駕，如耽遲，則是臣的陰陽不准，請駕回朝！」秦王見說，即忙上馬，諸總管隨駕。進了長安城，直至東華朝前下馬。黃門官奏知。高祖傳旨：「宣到御前！」高祖一見，忙離寶座，扯住秦王，父子抱頭痛哭。高祖說：「遠路風霜，免朝拜罷！且將征伐河南，怎麼被李密拿禁？有恩的，也奏與寡人知道；有仇的，也奏與寡人知道，備細說來！」

太子躬身言往事，秦王斂手訴前因：

「去時兵聚千秋嶺，兩陣王充緊閉門。

不信陰陽貪玩景，偶逢白鹿是妖神。

軍中起止如參駕，射中金鏢倒在塵。

半晌還魂西北去，為因取箭後追跟。

遙遙好似神相引，誤撞金墉一座城。

豈料魏王生惡意，一時差遣馬和軍。

數員捉虎擒龍將，無限翻江攬海兵。

三保開山前勇戰，弘基段志逞豪英。

當先兩兩交鋒處，閃過兇神程咬金。

手持鋼斧前來砍，縱馬飛追險喪魂。

意急開弓忙放箭，賊臣墜馬得逃生。

驚惶躲入三清廟，爐內焚香告老君。

頃刻三軍圍古廟，須臾魏將困山門。

差人上樹遙觀見，制節懷仇更發嗔。

劈開古廟難逃命，舉斧飛擒倒在塵。

幸遇恩星秦叔寶，劈楞筒架救兒身。

那時得脫非常難，好似重生再長人。

索綁繩纏參李密，當時要斬哪容情！

茂功幾句忠言諫，免死歸牢受苦辛。

項帶長枷愁夜晚，身纏鐵索怕黃昏。

愁眉蹙損思皇母，血淚沾衣想父君。

何年父母重完聚，寒暑無由效清溫。

悶想忽逢文靖至，也臨獄底受災刑。

相驚共訴從前事，日坐針氈不得寧。

幸逢天遣梁王反，李密興師自統兵。

徐魏秦瓊權國事，昭陽宮內產儲君。

杜差乾報宮中喜，李密心歡放赦文。

囚徒輕重皆寬宥，獨不頒恩赦世民！

應是生前逢月德，偶然今世遇恩星。

魏徵改『不』翻為『本』，方得離災轉大秦。

我王休忘三賢士，御筆標題記姓名！」

秦王奏說：「當日程咬金追到老君堂，虧秦叔寶簡架宣花斧，救臣一命；李密要斬臣，虧徐茂功善言取救，方得免死，監禁牢；李密放赦，獨不赦臣，虧魏徵改『不』為『本』，取救孩兒，私得還朝。」高祖說：「寡人知道了！」喚近侍官取一管硃筆過來，高祖拈筆在手，寫在御屏上：「大恩人秦叔寶、徐茂功、魏徵。」寫罷，放下硃筆，又喚侍臣取黑筆過來，卻寫：「大仇人程咬金！有日擒拿這賊，碎屍萬段！」吩咐：「吾兒！參拜你母親靈位去！且回西府，將養幾時，免來朝賀！」秦王辭父出朝，一壁

廂高祖散了文武，駕回後宮不題。

君王駕轉臣僚散，八位三台出禁門。

無限騁驪開道路，幾多鷹隼出風塵。

話說魏王黎陽起兵，三聲迅炮，滔滔地把人馬退回金墉城。大小官員，聞報魏王駕回，香花結彩，出城迎接。魏王入朝，文武朝賀已畢。魏王問：「寡人有赦，獄囚都釋放了麼？」近侍官奏說：「蒙主公恩宥，已都放了！」魏王又問：「唐朝李世民、劉文靖，好生監禁，用心防守！」侍臣奏說：「蒙萬歲頒降洪恩，赦回本邦去了！」魏王見說，拍案高聲，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！吩咐近侍臣：「取朕的赦書來！」侍臣捧過赦書，魏王開看：「唐朝李世民、劉文靖，本赦還邦！」魏王心下自想：「我在黎陽放赦之時，其日雖然飲宴功臣，不致酒醉，尤恐差錯，另寫在空紙上，怎麼『本赦還邦！』」看字畫又是一筆寫成，不像改的蹤跡。魏王又問：「詔書到日，接在何處？」侍臣奏說：「接在丞相府！」魏王怒道：「定是這廝善寫諸家字體，多是受了外邦賄賂，欺瞞寡人，私改詔書！」魏徵連忙俯伏殿階，奏說：「主人！秦王與臣平素不曾相識，臣安敢擅改詔旨？主公！若是疑臣，可差官到臣家搜檢明白，如果有私，合門甘受死罪，若無贓私，伏望天恩寬宥！」閃過兩班文武，一齊俯伏，各保：「魏徵實無過犯，伏乞我主霽威赦宥！」魏王說：「既是眾臣保奏，姑念開國有功，饒死！追了牌印官帶，貶歸德州為民。三日不離朝綱，全家取斬！」傳旨已畢，駕散文武。正是：時衰鞏縣摧豪傑，運退金墉散俊英！

眼看紅日沉西去，不覺冰輪出海東。

天外月圓仍已缺，世間花謝又還紅。

玉堂金馬如春夢，富貴繁華總是空。

綠水青山千古在，桑田變海有誰逢！

不題魏王朝事，話說隴西金城校尉薛舉，招軍買馬，積草屯糧，號西秦霸王，不久病故。其子薛仁果稱帝，改元秦興元年。有驍將〔宗〕羅■、韓簡、梁師成、鄭慶、許貴、許華等，分兵屯守關隘，侵擾邊境。唐朝報馬報入潼關，盛彥右差人奏報高祖。高祖見報大怒，問眾文武：「誰領兵徵討西秦？」李靖出班奏說：「西秦刀兵，須得西府殿下領兵徵討，方得成功！」高祖說：「只是吾兒在金墉回朝未久，如何又著他領兵？」李靖說：「不妨！別的發兵，不能定奪，臣保駕出征！」高祖准奏，傳旨不多時，宣秦王入朝，直臨御前朝見。高祖道：「吾兒！今有隴西薛仁果，改年建號，侵犯邊界，要與兵徵討。李靖奏保吾兒同去收捕，你心下如何？」秦王說：「李靖保駕，萬無一失，臣敢領兵！」就同李靖辭朝，下演武場整點人馬。

人如彪虎，馬似虬龍。繡旗舒展滿天霞，銀甲鋪成平地雪。英雄猛將，人人插箭彎弓；勇烈兒兒，個個擎槍執刃。軍分五路，遇水疊橋；將列六丁，逢山開路。黑雲蕩漾，七星號帶帶瑤空；彩幟飄搖，八卦陣圖攢地軸。九天那剎離塵，十界妖星降世！

秦王領人馬，長驅大進，下西秦不題。話說王世充，一日駕設早朝，丹墀齊玉珮，寶殿降皇宣。文武朝賀，東鄭王說：「朕聞唐秦王在金墉回本邦，他此去必然懷著前仇，還要領兵侵犯邊界。你眾將官須要用心操練人馬，牢守汛地，準備糧草，飭整器械，以防不虞！」傳旨已畢，東鄭王散了朝，霎時間，被時催刻趨。但見：日落山腰，樵子行歌穿野徑；煙生渡口，牧童橫笛過深村。邊城吹畫角，古寺響金鍾。碧天如洗，皓月初升。佳人歸繡閣，才子剔銀燈。天階人靜悄，萬籟寂無聲。雲開河漢明如練，箭泛銅壺漏正沉。

其日夜間，王世充得南柯一夢，見一尊金甲神人，站在面前，口稱：「東鄭王替我做主！」王世充問說：「何方賢聖，哪處尊神？有何教諭？」那金甲神道：「吾乃周文王之子，周公旦就是。今為上界之神，有三所廟宇，在金墉城內，李密拆毀了我的，把基址造了宮殿，木料造了洛口倉。有三千神祇，沒存身處，要你替我報仇！那李密運敗時衰，氣數已盡。你雖然兵勢不及，吾神陰兵相助。明日以借糧為由，便好取他天下！」才說罷，一陣清風過處，就不見了。王世充忽然驚醒道：「呀！我只是白日裡，原來是夢中！」問宮官：「什麼時候？」宮官答應說：「清風過二鼓，明月正三更。」東鄭王吩咐：「記著天明圓夢！」

休言子午傳更漏，隱隱星河曙色浮。

絳幘雞人聲唱曉，尚衣方進翠雲裘。

將軍執斧六龍殿，劊子擎刀五鳳樓。

御煙香藹開宮扇，文武衣冠拜冕旒。

設朝已畢，東鄭王傳旨，宣桓法嗣近前。桓法嗣直臨御座，東鄭王把夢中神人之言，逐一說與桓法嗣，道：「未知凶吉若何？」桓法嗣屈指尋文，袖占一卦，奏說：「主人！卜得大吉之卦，果然我主有齊天之福，合該取李密城池！」東鄭王見說，萬千之喜，問：「軍師！怎麼用計設謀，好與他定奪？」桓法嗣說：「那李密果有洛口三倉，我主如今修一封書，卑辭曲禮，備修貢獻之物，差人問他借十萬石糧米。那時節相機行事，遇巧設謀！」東鄭王准奏。即修書備禮，封印停當，差王元齋到金墉城去，問魏王借糧，「說本邦因唐家侵擾，缺乏兵糧，乞借十萬石，禾熟加利奉還。小心用意，辦事速回！」王元說：「臣知道了！」領了旨意出朝，一騎馬趨出河南城去。縱馬迢遙登古道，搖鞭屈曲過深林。

曉來殘月離郵舍，晚帶寒煙宿館亭。

落日趨程聞犬吠，嚴霜促起聽雞鳴。

登山渡水都休論，早至金墉魏國城。

王元進了金墉城，東華朝前下馬，魏王正視早朝，門上官奏說：「有使臣候旨！」魏王叫：「宣至殿前！」王元朝拜已畢，魏王問：「是那邦的天使？」王元說：「臣是東鄭王差來的。」把借糧的話啟奏魏王，呈上禮物並書。近侍官接了，放在龍案上，拆開套一看，上寫：東鄭王世充薰沐頓首，恭惟魏王殿下：聖德寬弘，四方仰戴，施仁拯溺，聚土延英。充每欲侍教，緣天各一方，道路修阻，未皇如願，幸鑒罪原。切聞唇齒之國，互相救援。今唐秦王恃強獨霸，領兵屢侵吾境，若不預防，急難措手。茲因欠缺兵糧，敢使告假米十萬石，俟敝邦秋成之日，倍息奉還。倘沐俯從，曷勝感佩之至！

魏王看罷書，說：「有糧！送王元光祿司茶飯！」班部中閃過邴原真、邴原直，叩頭：「臣奏我主！目今世亂兵荒，強弱互相吞併，各邦要屯糧草，防備刀兵。況王世充為人詭譎，剛暴無情，我主不可借糧與他！」魏王見說大惱：「這廝好生違慢！借與不借，寡人自有主宰，誰著你擅自阻朕！」即傳旨，貶邴家二將為洛口關操軍大使。正貶之間，軍師徐茂功出班啟奏：「主人息怒！當聽邴原真諫言，為國有益。糧乃國之根本，不該借與別邦。臣按陰陽，如借糧別邦，定主非常災禍！望主公納邴原真之忠言，絕王世充之奸計，國家安如泰山！」魏王道：「你也來渺視寡人！有你成何用，無你待何如？」將徐茂功謫貶黎陽太守，限即日出朝。傳旨取回張公瑾、牛進達二將。茂功被貶，正是：結間茅屋傍溪山，釣月耕耘遠市寰。

離卻九關狼虎穴，果然名利不如閒。

茂功與邴家二將出了朝門，各自收拾家小，分頭去了。魏王傳旨，宣洛口倉賈義，來至駕前。魏王吩咐賈義：「你今日去開倉，打十二萬石糧米，借與東鄭王去！」賈義奏說：「今日不該開倉！」魏王問：「今日怎麼不該？」賈義奏說：「自古甲不開倉，今日正值甲日，以此不該！」魏王說：「咄！不許亂言，快開倉打糧，毋得稽遲！」賈義心下自付：「徐軍師、邴家二將，俱貶謫去了，我卻奏些什麼？」領了旨意出朝，徑回洛口倉，開了倉門，著人夫搬運糧米。數日間打完了糧，賈義進朝啟復魏王。魏王吩咐：「準備車輛人夫，送去河南交納！」王元得了糧，入朝辭別。魏王說：「十萬石糧是借的，外二萬石是寡人送與你主人的！」王元道：「多謝萬歲洪恩！」魏王就差賈閏甫、柳周臣二人護送糧米，到河南交付明白就回。三人同辭魏王出城，趨離金墉城去了。

馬嘶芳草，車碾郊塵。過紅杏之深林，穿綠楊之古徑。葉底黃鶯睨睨，花間粉蝶翩翩。水光日暖碧千頃，山色晴煙翠萬重。

有一日，到河南進了城，直至朝前下馬。東鄭王正坐早朝，門上官報：「二將回朝候旨！」「宣至駕前！」王元奏說：「臣已借糧回朝！魏王差兩員將官護送糧米到來，見在朝前候旨！」鄭王見說，滿面歡容：「快宣入殿前！」鄭王說：「生受二位將官！一路風霜，著光祿司筵宴！」一面傳旨，著倉大使把糧米點明，搬運上倉。賈閏甫、柳周臣說：「外有糧米二萬石，是主人送與大王的，共糧米十二萬石。」東鄭王說：「知道了，多謝魏王！」一面光祿司請赴宴。二將赴宴已畢，來到殿前謝恩。東鄭王說：「你二將回朝，多拜上魏王，兼謝厚賜，朕容遣使答禮！」吩附近侍，取金銀犒賞二將。二將辭了鄭王出朝，扳鞍上馬，出了河南城，徑往金墉城去了。

魏王何事拒忠言？卻把賢臣謫戍邊。